

以两对情人与两对敌人展现文革与改革

张忠富。著

崩溃 年代

作家出版社

崩溃

张忠富〇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崩溃/张忠富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063-6893-3

I. ①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2706 号

崩 溃

作 者: 张忠富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

装帧设计: 百丰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400 千

印 张: 27.5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93-3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耶稣临死的时候说：

宽恕他们！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
史福威在长城上说：

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治乱史。小至家庭纠纷大至世界战争，都是乱，是崩溃。研究崩溃，最有革命意义。

主要人物

- 史福威 美籍华人学者、教授、史学家
- 玛 丽 美国学者、历史学博士
- 白 舸 E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
- 孟 禹 E省原公安厅副厅长
- 古庭芳 E省公安厅厅长
- 黎 敏 E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，原雷岩劳改场场长
- 皮 蒴 E省公安厅侦查处处长
- 梅吟月 E省国际旅行社经理
- 邱 剑 E省雷岩劳改场连长，后省公安厅侦查科科长
- 苏曼丽 美籍华人科学家冯麟的女儿，雷岩劳改场犯人
- 牛 忠 雷岩劳改场驻军，邱剑、苏曼丽的同学
- 艾 生 E省爱之声公司总经理，邱剑同母异父兄弟
- 丁苑兰 爱之声公司发起人，艾生之妻
- 邢 轶 雷岩劳改场驻军团长、下台的省公安厅副厅长
- 黄 鹤 D大中文系助教，女作家，邢轶之女
- 傅易之 D大国际贸易系讲师，海归学者，外号洋博士
- 阿 兰 雷岩劳改场先作战股长后总场场长
- 邬 奇 雷岩劳改场集训队队长
- 房 秀 E省省委书记房达的女儿，雷岩劳改场犯人
- 房 达 E省原省委书记、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
- 郝牟宽 E省省委副书记
- 庞 驼 著名学者，国家体改委、中国社科院负责人

引 言

豪华铮亮的罗斯·罗伊斯轿车在宽敞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哧哧地开着。透过玻璃窗，凭着那依稀可见的华盛顿纪念碑碑尖，庞驼能确定象征美国行政、司法、立法三权鼎立的白宫、最高法院和国会大厦排成三角形的位置。窗外静谧的森林，喷飞的泉水掩映不了那一片晶莹的绿光，那儿是白宫南草坪。五天前，他所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“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汇考察团”在这儿留下了美国总统欢迎仪式上的笑影。穿过警卫室，驶上弯曲的车道，轿车在北楼入口停下来。庞驼有意放慢脚步，默默地看着平台上休伯特·胡佛的塑像，然后被一位身穿燕尾服的工作人员带进了这间黄色椭圆房间。

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。

中国方面是中国体制改革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、著名的人类学家庞驼。美国方面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教授，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思想学家史福威。

“济生，阔别三十五年了，人世沧桑，你还是老样子。”像一座山岳，史福威教授躺在沙发中，直呼其名，有一种亲切感。

“宁海兄，你不一样吗？‘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’啊！”庞驼玉树临风，瞥了一眼拱形窗外的一尘不染的晴空，感慨万千地说。

这是第几轮会晤呢，庞驼注意到朋友随便地将右脚架在左腿上的习惯性动作，笑了笑。

“不，”史福威伸出一根腊肠似的圆圆的食指，在空中优雅地摆了摆，否认道，“不瞒你说，我是彻头彻尾、彻里彻外全变啦！”

全变啦？庞驼望着老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政治属性还是民族属性？忧喜参半。但很快庞驼修长的寿眉舒展开来，摇了摇头：“变什么！还记得‘拼命三郎石秀’吗？几十年了，那天我一见你就想起拼命三郎来，今天你连那种桀骜不驯的跷二郎腿的姿势也还没改嘛！”

“是吗？哈哈哈哈哈。”史福威有意将他粗壮的右腿放下，拿上，试了两次，爽朗地笑了。

教授笑得很天真，庞驼感到这是对方第一次不设防的开怀大笑。别说是谈判桌上，即使是在参观国会图书馆、华盛顿大教堂、史密森学会和国家艺术博

物馆时，老人也从未这样笑过。庞驼感到当年的老同乡、老同学回来了。

“济生，还记得吗？”史福威刹住笑，“那次老蒋接见我们，就为我这桀骜不驯的坐姿，还挨过小蒋的骂呢！”

咋不记得，在当时浙江老乡中，谁不知道拼命三郎挨骂最多，受奖也最多呢？但令庞驼吃惊的是，他从不涉及的这一敏感问题，今天对方主动涉及了，一开口就是老蒋、小蒋。难道他真忘了，当年是言必称校长、主任的吗？看来，几十年后，他是变了。庞驼没吱声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史福威看了看庞驼面前的褐色咖啡，用手指了指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古色古香的烟斗来，慢慢地装着烟丝道：

“济生，三十五年，恍如隔世，你真还这样信任我？”

“宁海兄，与其说我相信你个人，不如说我更相信你的学说和成就。”庞驼的右手优雅地一抬，他知道会晤正式开始了，亲切地说：“近年来，凡兄在美国、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发表的论文和专著，我们都是尽量搜集了的，对兄在学术上的胆识和勇气我深感钦佩。你对世界文明宏观走向的预言，对我中华民族在未来人类思想史上地位的论断，使我们这批炎黄子孙很受鼓舞。”

“我指的中华民族，并非专指大陆。”教授冷冷地说。

“是的，大陆与台湾是一母所生的骨肉兄弟，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，对台湾的文明和进步，我们很高兴。但是，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，中国要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林，得主要靠大陆的起飞。宁海兄，宝刀不老，雄心犹在，祖国人民多盼望你为她服务啊！”庞驼仍然不以官方的身份，而以手足之情说道。

那只胖胖的装烟丝的手停下来，一会儿，史福威拿出一个一面印有总统徽章、一面印有“空军一号”字样的火柴盒，将烟点上，默默地抽了一阵道：“其实，我的观点，在美国学术界是少数派。”

“在学术上，真理不以票数的多少为转移。”

“济生，你恐怕对我的学说并不太了解吧，若在大陆，我肯定是异端邪说！”

“放心，我们欢迎不同意见的争鸣。”庞驼颌首道。

“唉，我老了，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研究中国大战略吧。历史是现实的镜子、打开现实之门的钥匙。为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，最近中共中央已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达了这项科研任务。你若愿屈尊前往，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你发出邀请。”庞驼声音朗润，从容自信，有一种亲切感和权威性。

踏着平滑轻柔的地毯，史福威站了起来，将右手放在白色克拉拉大理石的壁炉上，望着窗外青翠的美洲松和金黄色的橡树。他知道再往东，越过那一碧

万顷的大西洋就是他魂牵梦绕的祖国。落叶归根，他多想回去啊，为了他的学说也得回去。但是，他当年是如何出来的？作为一个反共斗士，他是从解放军的枪炮声中逃出来的呀。几十年来，他虽然也有后悔，但一想到友人的遭遇和自己学术上的成就，他还是庆幸的。见朋友提起，那难忘的一幕又浮现在他眼前。史福威满怀歉意地问：

“济生，还记得杭州一别吗？”

那还用问？庞驼笑了。1949年，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蒋家王朝像一艘破船，不可救药地快沉没了。王朝大员们惶惶不可终日，有的飞国外，有的逃台湾。而蒋氏父子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盘桓在江浙一带。这时，蒋经国在此杭州搞了一次三青团骨干的郊游。庞驼虽不是三青团成员，但作为蒋介石的同乡、当年宋美龄保送到美国留学的门生，也被史福威请来了。史福威想借机策划他去台湾，庞驼要苦劝他留大陆，斗争是尖锐的。但同是老同乡、老校友，都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。第一天未谈好，他们约定第二天在纪念秋瑾的“风雨亭”见面，都想借助这位“鉴湖女侠”来帮助自己。也许那天喝酒太多，淋了雨，没回到浙大，庞驼就在浙江美术学院门前病倒了，两个好心的学生将他扶起，背回寝室胡乱住了一夜。庞驼发了两天高烧，第二天与史福威的约会中断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场偶然的病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。因为后来他才知道，在蒋经国的授意下，史福威操纵了一伙人第二天搞了一场劫持，将一批学者专家强行胁迫上船，送往台湾。正是这场他极不情愿的病救了他。历史真有意思，开了一个大玩笑，三十五年前在杭州西湖，为了救他的“国”，血气方刚的史福威企图劫持他出大陆；三十五年后，在美国的白宫，也是为了救他的“国”，老成持重的庞驼要动员他回大陆。原本这你死我活的两个“国”乃一母所生，情同手足，不应相互残杀，不该相互残杀。这儿有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的奥秘呢？

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”庞驼感叹道。

“唉，年轻时的荒唐事，你不恨我吧？”史福威被老朋友的胸襟感动了，问道。

“哪儿的话，我是专程来请教你的呢。”庞驼真诚地说。

“请教不敢当。最近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革命研究学会，我是它的特邀会长。若去，我搞‘文革’这一选题如何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先抓一个‘文革’中最典型的事件。”

“很好！”

看到这个老兄说一不二的样子，史福威有些犯疑：十多年前，他还是一个阶下囚呢，而今虽成座上客，但按大陆的老传统叫什么？李鼎铭先生。他如此

表态，行吗？教授试探道：

“我有个朋友叫冯麟，是世界著名的海洋学博士。他留在大陆的妻女在‘文革’中被害死了……”

“这件事，早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，我们政协也关心过。”

怕了吧？史福威笑了：“我知道这很困难，在大陆肯定是禁区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老人修长的眼睛一眯，瞳仁缩小了，但更透着深邃的光，“我非常佩服你抓了这么一个尖锐的课题，真是出手不凡，很有价值。我是想，如何为你创造更好的条件呢。”

“济生，你知道冯博士的女儿是如何死的吗？”史福威冷冷地问道。

“很惨，背景很复杂。”

“至今还是个谜。”

“所以我才要考虑你以什么方式下去嘛。”

“唉，老兄，你的地位是不低。”教授笑着摇了摇头，“但一个党外人士，一介书生，你有这个权力吗？”

一丝不悦的风飘过高高的眉梢，使庞驼儒雅修长的双眼也暗下来。他很怵对方的笑，无论那是高兴的笑，还是歉意的笑，友好的笑，轻蔑的笑，笑中都带有一丝高傲与怀疑。不知为何，一踏上这个陌生与久违的国家，庞驼心底最怕的就是这种感情。但他很快地恢复了从容，颌首道：

“当然没有，至少现在还没有。”老人薄薄嘴唇里的话变得尖刻了一些，“不过有一点你大概弄错了。与你们西方不同，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什么反对党、在野党，我们的政治结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。”

史福威又笑了，除了轻蔑之外，还增加了一种意外之情。他问道：“你请示了上峰吗？”

“具体事不必请示，因为我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总的战略部署。”其实他何止请示了，可以说是精心策划，反复研究过了。

真是这样吗？虽然史福威不相信，但的确很惊奇。单为这怀疑与惊奇，他也决定接受这一邀请了。

“我不想把当今中国描写成‘盛唐气象’。不，现在还不是这样！”庞驼有些激动，连脸上的老人斑都显得暗红，“但我要告诉你，像我这样的人能成为中国社科院的负责人，率领高级别代表团，出席国际会议，我们又能在华盛顿的白宫、林肯的白宫，一起商讨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大计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。”

“所以你才成为西方的新闻人物嘛！”

“我算什么，你会成为东方的新闻人物的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知道我的脾气吗？宁做鸡脑壳，不当牛尾巴。”

“会让你当牛脑壳的。”

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”

“按事先定的原则办。”

“学术没有限制？”

“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，都可以而且提倡在中国使用。”

“不后悔吧？”史福威激动地问。

“军中无戏言。”庞驼平静地说。

“那太好了。白宫会谈，中西方社会科学合作的‘四项基本原则’。”

“宁海兄，好一个四项基本原则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—

啾，啾，史福威听到耳鼓在叫，有了悬空的感觉。醒了，他没睡，只打了一个盹儿。他看到了蓝天、白云、黄土，无边无际的黄土，连天上的云彩也染不绿的黄土，像贫瘠的母亲的脸。也许刚从绿草如茵的华盛顿来，从蓝如碧玉的大西洋来，一进入祖国的领空，他被这刺目的黄色惊骇了！他没想到，站在紫禁城中，看到黄袍、黄道、黄色琉璃瓦宫殿如此灿烂辉煌，而从飞机上俯瞰，这漫天的黄色竟是这么荒凉的感觉！史福威很心痛，越心痛越贪婪地看着，他希望能看到一片一片的绿色。他看到了长城、黄河、高原、平地，绿色很少，仍是莽莽黄沙，他眼睛看痛了，打了个盹儿。

啾，啾，啾，耳鼓在叫，是E省快到了，飞机下降了吗？史福威睁了睁眼睛，窗外是灰蒙蒙的一片，俄顷，一团团的青纱闪电般划过。他欠了欠身，有安全带保护的感觉。这个空中小姐，简直服务到家了！为了不引来更多的麻烦，史福威仍然闭着眼，静静地躺在一等舱之中。

在北京机场场长、空中小姐、童介秘书的簇拥下，史福威教授和他的助手玛丽博士上了首都直达E省的2007次航班。宽敞的一等机舱中空无一人，当史福威和玛丽被安排入座后，顶着打蜡小背头的场长，向他一欠身、笑容可掬

地说：“教授、博士，这班飞机不是波音，条件差些，就只得委屈你们了。途中的一切事情由童秘书和米小姐负责，祝你们旅途愉快。”于是他们就像金鱼缸一样被交在了空中小姐的手中。他们是缸中的小金鱼吗？冷不得，热不得，摸不得，整个一等舱全被他们三个包了！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的一个电话，民航总局、北京分局、首都机场都行动起来，这是哪个级别的待遇呢？中央委员、部长级？也许吧，不！史福威想起他们上周在泰山旅游的情景，去时，省政协、侨联虽然热情招待了，那只是民间的贵宾规格。但当他回到济南时，主管公安与文教卫生的省委副书记、副省长都出面了，告诉他正在修葺中的曲阜孔庙专门对他们开放，当天住的竟是总统套间！原来庞驼真会折腾，为了方便他的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大战略研究，经中央批准，史福威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赴E省专家组组长。于是突然之间，他身份变了，一切规格、待遇全变。而今，他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大学者，而且带有正式的国际学术、文化交流、考察的性质，到了哪儿不身价百倍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、解放思想、向西方学习的狂飙年代，“一切唯美国是从”、“月亮西方的圆，西方的亮”，像这样一个官方性质来自美国的专家组，携雷夹电，可想而知了！

“教授，教授。”一个声音在轻轻呼唤。

“什么事？”史福威睁开了眼睛，映入他视网膜的是一张如莲花闪亮如茉莉清香的圆脸，以及白大褂和红十字。

“教授，你感觉不舒服吧？”圆脸说。

史福威感到奇怪了，没有哇，他感到很舒服。当然他理解空中小姐、保健医生的好意，于是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“教授，你别坚持了，有病就要说呀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”空中小姐说道。

“米小姐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真没病。”史福威解释道。

米兰两只杏眼妩媚地一转，像捉迷藏的小女孩终于发现了老爷爷的秘密一样，撒娇地说：“教授，你别骗人，我一直盯着你没放呢，你那眉毛已经皱第七次啦！”

嗨，如此监视，那还有啥话说？

只见空中小姐柳叶眉一扬，像连长喊“上”一样，保健医生雄赳赳地冲上来了。说实话，空中小姐和医生都是百里挑一的丽人儿，称不上绝代佳人，也是各有千秋：空中小姐面如莲花，婀娜飘逸；医生质如山茶，丰满艳丽。由她们翻过来倒过去，只要不晕机，倒也是享受。史福威心想，不让你们履行职责，你们不好交差，客听主安排吧。衣袖解开了，量压器的起搏使手臂肿胀，血脉加速，有一种舒筋活血的快感，听诊器凉丝丝的烙压，小指头的拍拍敲

敲，传递来一阵阵女性的温馨。教授放松身体，主动配合了。“心动过速，二级杂音。”医生取下听筒说道。

“危险吗？”空中小姐紧张地问。

“这就要看前面的气候了，如果三叉戟起伏较大的话，”医生悲天悯人地说，“对于老人，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前奏。”

“心肌梗死？”米兰银朱色的小脸蛋突然暗下来。空中小姐的情绪顿时影响了左舱中与玛丽交谈的童介秘书，他也急忙关切地靠拢来。

老人见了真好笑，他敢发誓，心脏功能良好，能够登泰山十八盘的老人，是绝不会闹心肌梗死的。史福威连忙宽慰她们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自我感觉良好。”

“打针，再服硝酸甘油。”胖医生开出了处方。

“大夫，我的确没病。”要不是在中国的民航飞机上，面对两个纯真的小姑娘，史福威简直怀疑是要谋财害命了。

“没病，你摸摸自己的脉搏，每分钟一百零五次。”胖医生边拿药边说，显得颇有权威。

这可急坏了米兰，她看看教授，看看童介，差点哭起来，她哀求道：“首长，你就服了吧，我们要对中央负责呢！”

北京就是中央吗？庞驼作为民主党派主席，政协副主席也算国家领导人，可不能称中央呢。史福威见了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只好求助地看着对面的玛丽。

“哎呀，上帝！”玛丽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十字。

“博士，你的意见是……”米兰问。

“教授，感谢上帝吧，硝酸甘油是无毒的。”

医生与空中小姐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十分尴尬。

是飞机真的开始下降了，播音员要求乘客系上安全带停止走动？是玛丽博士不客气的幽默，还是童介秘书折中性的裁决？最后，针没打，史福威乖乖地含服了四片硝酸甘油后，两位小姐才快快地暂时撤军，一场空战结束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由专程护送的庞驼秘书在身旁静观老人的反应。

像浑水被澄清了，云海顿消，使依稀可辨连绵的群山、浅丘，黄色变成了灰色、杂色。与飞机在欧洲上空不同，仍然缺少大森林、大植被。史福威把目光收回来，叹了口气，莫非那高原的黄沙，吹过了黄河，吹到了长江，那肆虐的“黄害”正默默地南侵？

“教授，你不舒服？”童介悄悄地问。

史福威一紧张，连连摇头，空中小姐过去了，难道还有秘书这一关？庞驼的这个贴身秘书对老人的照顾颇周到呢！要说责任，他对中央责任更大。秘书

的手伸出来了，手心中有张卫生纸。他要干什么？秘书看看前面的舱门，轻轻地用手肘碰碰他：“教授，吐出来吧。”

啊，原来是这样！史福威一阵激动，看看这位额头很大不苟言笑的秘书，连忙将那四片令他很舒服的硝酸甘油吐出来。香茶递过去了，“漱漱口。”老人喝了一口，吐在了另一个茶杯之中。没两分钟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史福威包袱卸了，一阵轻松，对青年报以感激地一笑。

“教授，你的心跳正常了吧？”

是的，再治疗，会每分钟二百次呢！史福威感到秘书不仅机灵，而且幽默，突然喜欢上了这个青年人，笑着对他点点头。

“教授，来中国半个多月了，有何感受？”

“感受啊，太多了。”史福威想了想，“刚才那一幕是个小结。”

“教授，恐怕你还得有个思想准备，到了E省，这是你直接工作的地方，你们专家组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，这种情况也许会更厉害。”

“那这样说来，这还只是开始了？”

“这种关心并非完全不好，你们将受制于它，但也可以利用它，在中国，无权是寸步难行的。”秘书安慰道。

“不，童秘书。”史福威将他的手掌放在童介的膝盖上，恳求道，“庞驼不是一再问我有啥要求吗？请你回京后转告他，一句话：给我自由！”

秘书点了点头。

史福威心脏猛一收缩，一阵悬空的感觉。原来飞机急速下降了。一副雾蒙蒙的棋盘在机翼下颠簸，那江河、湖泊、山乡、城郭纵横交错，星云密布，哪儿是帅士相车马炮呢？

啊，E省到了……

二

两张银灰色烫金的名片承受着一束灼人的目光，安静地躺在冰凉的玻璃钢茶几上，躺在牛忠吃惊的发红的眸子里。那蛇形的弯弯曲曲的外文像扎人的电波穿越了无尽的云海，传来了大洋彼岸骇人心魄的信息。这信息因视者放大的瞳孔而发酵了。一股带着黏稠的、血腥的怪味充斥着空间，压得身材瘦削的牛忠庭长喘不过气来。

“小牛，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赴我省专家组组长史福威教授。”E省原公

安厅副厅长孟禹介绍道。

牛忠看了看名片又看了看身材魁梧的老人，像被那崇高的头衔压垮了，屈着背笑了笑。

“小牛，这是史教授的助手，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玛丽博士。”孟禹像老朋友似的扬起手，“博士还是有名的汉学家。”

金发碧眼的玛丽侧身笑了笑，屋子顿时飘出一缕幽香。牛忠眼睑低垂，看着自己的手指，薄薄的嘴唇一颤，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。

“这就是我们市法院民事庭的副庭长牛忠同志。”老厅长语调亲切，在“我们”二字上情不自禁地有种自豪感。

“知道，知道，法官先生，我们是老朋友了。”史福威笑呵呵地说。

“老朋友？”孟禹仰起脖子有些意外。

“阁下，你忘了我们关禁闭吗？而今苏曼丽的故事简直叫玛丽女士着迷了呢。曼丽已成我们的老朋友，牛先生咋不是老朋友？”史福威两条卧蚕眉在他高高的眉弓上蠕动，使老教授肃穆的脸庞显得十分生动。

孟禹怎么不记得，三天前专家组提调有关邱苏一案全部档案的情形历历在目。当时由于牛忠情绪不稳定，他真希望专家组参观游览、熟悉材料的时间长一些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看完了。孟禹钦佩地笑了笑，回头对牛忠说：

“小牛，这种殊荣，我们还不够格呀。”

“谢谢教授、博士。”牛忠紧抿的嘴角向上拉了拉，挤出一个笑意。可是那白皙的鼻梁上的青筋猛一痉挛，使他的面部肌肉全部僵硬，笑意全消。

玛丽向教授挤了挤眼睛，史福威避开她的视线看着牛忠。孟禹见了，款款地端起茶杯，慢慢地品起香茗来。

牛忠两手发僵，牙齿打颤，为了镇静自己，他看了看窗外晴朗的天空，天空中飘着的白云，然后提起沙发上的黑皮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份提纲。他希望因此能平静些，谁知更不行了，他心跳得厉害，令整个身子也瑟缩起来，由于手指发僵，竟然连提纲也翻不开，像一个面对考官的一塌糊涂的考生，越慌越做不起题，越做不起题越慌，看来真是没治了。孟禹见了关心地问：

“小牛，要不要请大夫？”他见牛忠摇了摇头，又回头对史福威、玛丽解释道，“最近他在生病，疟疾，挺讨厌的。”

“对不起，那请牛先生休息好了。”史福威歉意地抬抬手，说道。

“不！”牛忠咬了咬嘴唇，像终于挣脱出来，也不翻提纲了，对史福威还尴尬地笑了笑，“教授，我从冯博士回国找女儿谈起，如何？”

“小牛，你的病？”孟禹关心地说。

“我没有病！”牛忠气咻咻地顶了一句，两眼直盯着史福威，重复道，“教授，我从冯博士回国找女儿谈起如何？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随便些。”史福威信赖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

牛忠脸色发暗，表情严肃、深邃，昔日的风雨凝聚在他浓黑的眉梢。忽然，他眼睑一翻，射出两道炽热的光，睥睨着左上方的墙角——那儿有一个老态龙钟的蜘蛛正在公安厅会议室织着冬日的梦境——开始进入了往事的回忆。

玛丽见了，将精巧的手提包翻转，拉开金属链，从里面取出一个袖珍收录机放在对方的茶几上。牛忠身子后缩，两眼惊恐地看着她，博士妩媚地一笑，掀开了电键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在玛丽还未走回自己的座位时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牛忠已倒在圆沙发上，人事不省了。

玛丽大吃一惊，望着脸青面黑牙关紧咬的牛忠，又望望陷入沉思的老教授。像预先有准备似的，这时一个身着白大褂的大夫连同两个护士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。孟禹皱了皱眉说道：

“教授，博士，真对不起。今天，你们只得先休息一下了。”

“孟先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玛丽摊开双手。因急，她生硬的汉语很拗口。

孟禹看了看急救中的牛忠，想了想说：“女士，你不知道，牛忠与冯博士的女儿苏曼丽的同学感情是很深的，曼丽惨死后，他受的打击太大，从此得了一种头痛病，厉害时会昏厥。你别急，我们会把他救好的。”

“孟先生，你们得抓紧抢救呀！”玛丽的蓝眼睛也变红了。

“放心吧，博士。”老人安慰着。

牛忠被抬走了，留下一股奇怪的药香，留下一片赶不尽的惆怅，这惆怅是自责的，慢慢在玛丽的心中弥漫开来。虽然，孟禹做了很好的解释，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。但是，她仍然有责任，老人不是一再讲明他最近有病吗？她不信，坚持要见面，结果怎样？牛忠是真病，不是假病。本来，见面后，她也亲眼见到对方的病情，该适可而止了吧。不，她仍然坚持要录音，正是她的录音导致他病发的。可以说，对这次牛忠的病，她负有直接的责任。她相信孟禹的话，牛忠没有危险，治得好。但万一有危险呢，咋办？就算没危险吧，病人也有抗药性了，反感了。这样就为他们打开这把至关重要的锁增加了难度。唉，真是欲速则不达。

“教授，你在想什么？”玛丽看着沉思的史福威问道。

老人未吱声，走过去把刚才因抢救牛忠而搬开的茶几放回原位，再移动了一下茶几上的提包和收录机的位置，然后才坐在了牛忠坐的位子上，慢条斯理地看起来。

“对，就是那小玩艺儿把他吓倒的。”玛丽见老人又动了动收录机，若有

所思地说。

史福威充耳不闻，眉毛下那对黑熠熠的眼睛缩得更小更暗了。只见他伸手将收录机旁的提包又转了一圈，看了看才喊道：

“玛丽，你过来看看。”

玛丽坐到了牛忠的位置上，也眯着眼睛看起来。很快，她笑了，调皮地笑了。

“玛丽。”像博士论文答辩一样，导师最熟悉学生这一笑，也最满意这一笑。但今天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，史福威还是有些不相信，叫了一声。

“教授，是这么回事。”说完，玛丽将收录机上的电源切断了。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原因嘛，当然不在收录机的刺激上喽，而这点，我和孟先生都弄错了。”

“嗯。”老人未置可否。

“在这儿。”玛丽也学着刚才的史福威，将她那个精巧的小提包转了一圈，一条翻腾的火龙跃然眼前，“就是这家伙，把牛忠吓病了！”

“何以见得呢？”教授问。

“这不是一条白龙、黄龙、金龙，而是一条火龙，准确地说是血龙。我们从大量的邱苏一案的原始材料中发现，牛忠得了一种恐红症，恐血症。”

史福威连连摇头。

“教授，听我说完呀！”玛丽急了，“对，这还是次要的，主要是苏曼丽劳改的地方，盛产毒蛇，被牛、苏二人称为蛇窝而深恶痛绝。也许苏曼丽的死与这‘蛇’有关系。而中国龙蛇一家，今天牛忠突然见到我这从美国唐人街买来的龙蛇提包，当然会把他吓坏了！”

“不对，不对。”史福威笑了笑，连连摇头。

“我敢担保，下一次只要我们将这个‘收魂包’一藏，牛忠就会乖乖地讲了。”玛丽自信地说。因为她对导师这种高兴的摇头太熟悉了，用不着争辩就站了起来。

“好吧，下次按你的方法再试一试。”

三

牛忠犯病一事对老厅长孟禹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。这一闹，把他一周来的工作付之东流，弄得他在省委和厅党组面前不好交差。唉，而今中国人难侍候，外国人更难侍候。事前明明跟他们讲了牛忠有病，不能录音，他们硬要

录，出事了吧，该总结教训了吧？听听那个外国女人咋说？是她的洋提包将牛忠吓倒的。原因呢，是上面有条龙，一条火龙。真是邪门，还搞什么科研！他们知道牛忠闹病的原因吗？老人想起了几天前的一幕。

孟禹一进门，牛忠就惶恐起来。

“孟厅长，他们来干什么哟？”

干什么？难道市法院院长没有给你详细传达？但老人还是平和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找你随便聊聊。”

“唔，唔。”像是喉头有痰，牛忠屈着背答道。

“当然喽，这是一个特殊案件，中央和省委是很重视的。”公安厅长不看对方，要言不烦地讲了此行的目的，说完，他仍不放心，问道，“小牛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，你还记得怎样说吗？”

“噢，噢。”牛忠瓮声瓮气地支吾道。

“小牛，你生病了？”老人问。

牛忠的腰更弯了，他弹了弹，摇了摇头。

孟禹盯着对方，那只伸进黑提包的右手捏紧又松开，松开后又捏紧。他真想将那摞材料拿出来：“为减少你的回忆，还是照着你以前写的说吧。”牛忠会欣然接受吗？这会给人什么印象呢？事情严重，统一口径？他孟禹怎么干出了这等蠢事？他好后悔。虽然，他并未将材料拿出来，也后悔。老公安厅长平静地将黑皮包锁上，亲切地笑了笑：

“小牛，你好好地休息一下，明天同史教授随便谈谈。”

“孟厅长，我，我……”牛忠欲言又止。

“什么事？”老人慈祥地坐下问。

“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哟？”

“省委讲得很清楚，总结总结‘文革’的教训。”

“总结什么教训哟，这样兴师动众，不是来翻案的吗？”牛忠软绵绵地抬起头，喉结一跳，终于吐了出来。

兴师动众，一点不假，单讲省委之重视，就令人费解。开会时所有书记全出席了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以党籍保证，绝对保密。反复动员，反复规定，成立专门接待班子，政策界限十分清楚，谁说翻案呢？干吗牛忠冒出这句话？孟禹解释道：

“小牛，不要乱猜，这次史教授来，决不是翻案，而是中央请来的客人，搞大战略研究的。”

“什么大战略研究，干吗不研究刘少奇案件，只研究邱、苏案件？干吗不